



丝路之魂
——
丝绸之路文学创作出版工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苏武牧羊

林仑 著

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威逼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回汉。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载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前32年），方获释回汉。

手持一杆节杖，胸怀万里江山。
背后长河落日，眼前大漠孤烟。
别父老，辞长安。
为家国，求平安。

苏武，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西汉大臣。



苏武牧羊

林仑一著



丝路之魂
——
丝绸之路文学创作出版工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武牧羊 / 林仑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13-1337-7

I. ①苏…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9315号

苏武牧羊

SUWU MUYANG

作 者	林 仑
责任编辑	李 玫 谢 天 黄 洁
封面设计	侣哲峰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337-7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序

昨夜梦见了苏武。梦见了苏武那杆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从不曾离手的节杖,以及北海狂野的风雪和百只陪伴苏武的公羊……梦见了岁月的明眸。

是有着两千多年因缘的牵引,还是梦神的旨意,仅在一个晚上,我就穿越了时空,走过了两千多载的路程。

梦以它令人费解的透明度,在人深沉的睡眠里,照耀,闪亮。人无法读懂,但到了历史的大脑皮层上,却有了别样的诠释和感悟。

我跟随着梦的足迹,翻山越岭,去寻找西汉王朝公元前100年被汉武帝授予国家使节,并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的那个名叫苏武、字子卿的陕西关中汉子。曾经在匈奴国的大北方,因匈奴发生内乱而受到牵连被扣押后,无论匈奴单于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厚禄作为诱惑,还是将其扔进冰天雪地的露天地窖,用尽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刑罚对其百般折磨,甚至将他流放到北海蛮荒之地牧羊,也无法改变苏武那一颗忠君爱国之心。这位陕西关中生长起来的铁骨硬汉,以一位汉朝使节的大无畏气概,在漠北,在北海,谱写了一曲令人荡气回肠、让历史永远铭记的英雄篇章。

苏武牧羊的故事,穿透了历史的重重雾霭,以彰显民族气节和一个汉朝使节的忠烈情怀,已渗进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血骨之中。

所以,有了梦,就有了敬仰;有了膜拜,就有了传承和追溯。



历史在中华大地不断回眸，苏武的英魂激励着华夏儿女的爱国情怀，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那是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0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后第41年的天汉元年的春天。大汉帝都长安城里，柳树娉婷，蕴蓄着绿意，枝条上凸起的苞芽随时准备迎接一场春风的荡漾，已经很撩人地在旭日的光环里摆动着迷人的舞姿。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于叫买叫卖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帝都长安未央宫里，金光闪闪的宝座高筑，鲜艳红亮的擎天巨柱无一不彰显着一个王朝的恢宏气象。

“天子出朝，商议讨伐匈奴之大计，百官出朝了！”

声声高唱，道出了汉王朝的威仪。

刘彻在一群宫娥和太监的簇拥下上殿，落座后，摆了摆又长又宽的衣袖。殿阶下擎天巨柱间排列有序的文武众官员，一边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甩袖齐齐跪下。

“众爱卿平身！”

刘彻一声令下，宽厚的余音顿时在深邃宽阔的大殿内回荡，久久不息。

“谢万岁！”众文武大臣齐声谢过，个个手执笏板，以宝座为中心，分列两旁。

刘彻望着下面的众官员，声音洪亮地说：“今日百官出朝，主要商计讨伐匈奴一事。”

帝王的气势随着声音在偌大的殿堂里蔓延。

“自我大汉开国以来，世代祖业辉煌。朕即位之后，蒙祖宗恩惠，秉承先帝遗愿，整饬南越，建九郡；取东越，移江淮；平西南，建益州；败楼兰，制大宛，使周边得以安定。现只有北方匈奴可恨，不断侵犯我大汉疆界，扰我民

众,还扣我使节……今我大汉兵强马壮,又适逢春意渐浓,春草蓬生,朕欲发兵讨伐匈奴,众爱卿以为如何?”

就在众文武官员齐声高呼“万岁圣明”之际,一位中年汉子从队列里趋前一步,一字一板地奏道:“万岁,臣以为在讨伐匈奴之前,应先释放那些被我大汉扣押的匈奴使节。这样一来,既显示圣上的博大胸怀和我大汉捐弃前嫌的坦荡风度,也可以此举麻痹匈奴。如此形势下,更利于我方击败匈奴。”

听完这一番话,大殿上的刘彻不由得问道:“谁?”

“中郎将,该死之臣苏武。”苏武回应道。

刘彻忽然变了脸色,对着殿下的苏武喝道:“大胆苏武!北方蛮夷匈奴屡犯我疆界边关,杀戮我边民,可恨至极,理当即刻讨伐!匈奴还扣押我使节路充国、郭吉等人数年不放,我大汉扣押他匈奴使者也理所应当,何言放归?如今春光明媚,我军雄兵百万,朕掌天下定要横扫漠北!哈哈……”

“万岁圣明!”众文武大臣齐声高赞。

苏武还想再次发言劝阻,刚刚说了一声“万岁……”就被刘彻的不屑打住了。

“少卿可在?”刘彻如炬的目光在大殿内搜寻着,大声问道。

只见一年纪稍长于苏武,名叫李陵的英俊汉子出列应声答道:“万岁,臣在。”

“十万精兵,你可准备到位?”刘彻威严地发问。

李陵声震朝堂,回禀道:“养兵千日,重在用兵一时。臣率领的精兵强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个个身强力壮,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只等圣上下旨,我李陵将一马当先,率部横扫漠北!”

“好!喜我兵精将锐,先帝遗愿指日可遂。爱卿不愧为大汉将军李广之孙啊!”刘彻信心倍增,对着殿下的李陵下旨发令:“爱卿听旨——”

李陵刚一跪下,就见一宫侍急慌慌地从殿门外奔跑上来。

“启禀万岁,大喜啊!使臣路充国从匈奴回来了,就在殿外等候。”



“什么？怎么回事？谁回来了？”刘彻睁大双眼，惊异万分地连声问道。

“大汉使臣路充国！他从匈奴那里回来了，正在殿外候朝。”

刘彻的双目放射出喜悦的光芒，急对侍从喊话：“啊呀，朕三年未见路充国了！快，传旨，让他快快上殿！”

有大臣即刻忧虑地劝道：“万岁，您应三思而行啊！当下正值两国交锋的紧要时刻，应防路充国回归有欺诈之嫌。”

“难道路充国还能投降了匈奴不成？”刘彻眉宇间即刻拧出了两道疑云。

苏武见状连忙又进言道：“皇上，既然路充国急匆匆回来求见皇上，必有要事相禀，不能不见啊！”

刘彻听罢，一甩长袖：“传——”

一脸胡须的路充国风尘仆仆地奔上殿来。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彻伸长脖子，说了一声：“爱卿平身。”

“臣死罪在身，不敢起立！”路充国跪地不起。

“朕赦你无罪，快快平身！”

“谢万岁！”

路充国起身后，望了望殿堂上等候他回话的刘彻，就听刘彻忍不住先发问起来：“爱卿，你是如何归来的呢？”

路充国忙回禀道：“万岁，我们护送匈奴使者遗体到了匈奴后，乌维单于枉认为贵人是我们所害，我们有口难辩，他就将我等扣押了下来。现在，老单于乌维去世，且鞮侯单于继位。新单于有新的策略，他很敬佩圣上您，还以晚辈自称，一心想与我大汉言和，重修旧好，所以，就放了我等使节回汉。为了表达和好的诚意，新单于还委派他的亲弟弟于靬王带了厚礼亲自来我中原觐见皇上。于靬王要亲口对皇上表达敬意，言归于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

“于靬王现在何处？”刘彻忙问。

“就在殿外等候。”路充国应道。

刘彻还未应允接见，就又有大臣向他奏道：“万岁，千万不可召见！想那

匈奴必是惧怕我大汉之威，才来耍这一手，以实现他们的缓兵之计。咱们还是以出兵讨伐为上策！”

应和的大臣也纷纷进言：“就是，就是，还是讨伐为上，以绝后患！”

圣殿内顿时起了杂声。苏武忍不住大声疾呼：“万岁，千万不可啊！眼下这种形势，是和番难得的机会啊！万岁如不见来使，不仅于理不通，还可能使匈奴产生与我大汉死拼之念。还望圣上三思呀！”

刘彻面露难色。路充国见状，忙进言道：“皇上，和番之意也是先帝生前的愿望呀！今遇大好时机，还望万岁能从长计议，速速做出决策。”

众大臣齐声奏道：“还请吾皇定夺！”

刘彻沉思良久，突然下了决心，一声令下：“传——”

只见一位意气风发、年轻英俊、气宇轩昂的匈奴特使，在宫侍的引领下，来到了殿堂。

他就是匈奴且鞮侯单于的亲弟弟于阗王。

于阗王作揖下拜。

“于阗王拜见万岁！”

“免！”刘彻挥手，下令赐座。

殿堂内静得几乎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

刘彻看着匈奴于阗王，问道：“单于派将军来，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使命吧？”

精干英武的于阗王刚坐下身又站立起来，他望着富丽堂皇的大汉天子宝座上的刘彻，声调匀平、气宇轩昂地说道：“皇上，汉番两家言归于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互不侵扰，使双方百姓免遭征战徭役之苦，实乃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的大好事。为了表示诚意，单于让臣下亲来大汉，送羊一千只，牛五百头，上等皮毛两万张以及冰油丸三万盒。单于同时承诺，愿意在往后的日月里，年年向大汉朝贡，以表友好之意。”

说完，于阗王双手向刘彻呈上了礼单。

“大胆匈奴于阗王！”殿堂之上，刘彻突然龙颜大怒，狂风一样吼叫起来，“在我圣殿之上，你还想摇唇鼓舌，蛊惑人心！想你们匈奴杀害朕无数边关



子民，使我大汉多少无辜百姓惨遭杀戮。来人，绑了！把他拉下去，斩！”

见龙颜突发其变，众臣大惊，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匈奴首领于阗王也惊异万分地睁大了双眼。

时间仿佛在这儿停滞不前了，紧张的空气里，似乎只要一丁点火星就能即刻燃爆一样。

当于阗王回过神来时，他才慢慢地对大殿上的刘彻说：“我原以为大汉天子的心胸似草原和大海般宽广，看来是我想错了，高估了！我本是带着北国万众的殷切企盼来寻求和解的，却不料，大汉这宝座上的人目光竟如此短浅，心胸是如此狭窄！如果杀臣能唤醒圣上的英明，改弦易辙，我死而无憾！”

众大臣哗然，众口一词怒斥匈奴于阗王：“大胆！竟敢在这里顶撞圣上！”

苏武见势不妙，立刻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喊：“圣上，不能啊！万万不可杀来使呀！”

“哈哈……”刘彻的大笑一如刚才突然怒发冲冠时的咆哮一样，惊得在场的大臣们个个呆若木鸡。

刘彻一边笑，一边走下龙椅，来到于阗王面前，亲手解下捆绑着他的绳子，对他说：“让将军受惊了。朕只是想试探一下，看看匈奴求和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

刘彻说着，一转身，看见还跪在地上的苏武，又大笑了一声，说：“苏爱卿平身吧！”

大踏步回到宝座，刘彻对于阗王说道：“将军，单于的一片心意，我大汉心领了。咱们从此废刀弩之战，熄边关烽火，永世交好，和睦相处，你说怎么样呢？”

于阗王见汉朝皇上态度由阴转晴了，忙问刘彻：“那，皇上，之前扣留的匈奴使节，何时能放归？”

刘彻仿佛忘记了此事一般，沉思着“哦”了一声。

这时的路充国立即上前奏道：“万岁，既然双方要和好了，扣押的匈奴使

节理应放回。当然,圣上可派一名精干得力之士,护送其归去。礼尚往来,咱们也应送一些礼品与单于,以示诚意。这样一来,才显示我大汉的皇恩浩荡!”

刘彻赞赏路充国的建议,又反问道:“爱卿之所想,也正是朕之意。依爱卿之见,该派谁去更合适呢?”

路充国回禀道:“恕臣直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虽此前默默无闻,却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若派此人前去,定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刘彻似有所悟地说:“爱卿是指……”

“中郎将苏武!”路充国声音铿锵地回应道。

“唔,不错,让朕再做一番考虑。”刘彻说完,转身离殿而去。

“退朝!”殿上一声高宣,众文武官员散去。

二

这是公元前100年。大汉帝国的长安城，里里外外都飘散着一个王朝新的辉煌已来临的生动气息。那些谋生在城内的百姓们，挎篮挑担，穿梭于街巷集市，在买与卖的吵吵嚷嚷中，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郊外的乡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土地上耕作着，一家家烟火稻谷的生活，也自有一番农耕人家的惬意在其中。

无论是草芥平民，还是官宦之家，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圈子里做着各自的事，享受着各自的人生乐趣。

官拜汉廷中郎将、年刚逾四十门槛的关中咸阳汉子苏武，深知因父亲苏建在朝担任代郡太守一职，所以兄长苏嘉、弟弟苏贤和自己才能在皇帝身边任职侍官。

阳光照耀在苏武家的门庭，大院内一派鲜活之气。门庭墙头上，仅凭落进瓦垄夹缝里的些许灰土就长出来的几株茅茅草，正鲜嫩嫩地在春风中摇曳，给这个庭院平添了几分喜悦的景象。

苏武披一身太阳的光芒，满脸生辉，双目炯炯。他为自家的两女一子讲解了“忠、义”二字的精髓所在，讲得激动时，连他自己都满面放光，胸中似有万马奔腾。

苏武来到院中，被墙头上一抹一抹的绿色生命所感动。株株的茅茅草从夹缝里，从争取到尘世的星点灰土中挣身而出，并借助着春的大好时光，给人带来一份份惊喜，给春以无怨无悔的回报。

刚步入中年门槛的苏武，在感慨茅茅草年复一年为自家庭院添色增彩、为这个温暖的季节不负使命的同时，他的浓眉间不由得凝聚起一种敬仰的神情。他知道，这几株茅茅草能够在春风春雨里得以绵延重生，靠的就是一种内敛的精神，这样的绿，更有一种让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气节。

苏武面对着太阳，对着庭院墙头上的茅茅草，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风在嫩绿的草苗上蹁跹着，茅茅草怀揣着倍加珍惜时光的感恩，像天使一般，仅需春的一声召唤，就在尘世俗缘间渲染起一场烟火的梦。

苏武的眼里闪动着希望之光，和绿色相遇，与春天相融，跟着季节贯通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血性。

屋顶上的蓝天干净又柔美，几片小巧灵秀的白云在静悄悄地游弋着。一群家鸽由屋背后的皇宫那边翩翩飞来，洒下一阵悦耳的鸽哨声，给刚刚从懵懂里挣扎着苏醒过来的万物带来了安静和吉祥。

凝望着鸽子渐飞渐远的情影，直到在视野里变成星星点点的状态，最后消失在长安城外的原野里，苏武一甩宽袖，禁不住由衷说道：“天佑我大汉啊！”

云儿就像轻纱一样，将薄影从苏武的身上移过，一刹那间又从他的肩头掠去，苏武的心不自觉地跟着头顶的天朗亮起来。

大汉之臣苏武，心揣国家之安危、民族之兴盛，时时刻刻想着边关的战况。他知道，尽管这些年来，对于北方匈奴无数次的进犯和骚扰，皇上曾屡派卫青、霍去病等强将领兵远征，并以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屡挫匈奴铁骑，打得匈奴单于乌维溃败而后撤，苍莽荒原才归于寂静，一直处于狼烟战火中的北方大漠，艰难地得到了几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但卫青、霍去病死后，匈奴的野心又开始膨胀。苏武心里很清楚，在短暂的安宁背后，新即位的匈奴单于且鞮侯迫于无力与大汉再燃战火，时时担心汉朝再次打击，便一次次地派遣使节带着厚礼来朝见，并带来他的口信，说出“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是我的尊神”等谄媚话语，其实他内心深处，仍一直将吞并中原作为一代单于的大抱负、大梦想，他定当随时随地付诸行动予以进犯的。

匈奴不断地派来使者，一边讲和，一边实则是在侦察汉朝的情况，伺机刺探一些秘密。皇上也曾多次派出大汉的使节出使匈奴。对于汉朝的使节，匈奴单于虽口里讲和，行动上却又扣留了汉使。汉朝以牙还牙，也扣留了匈奴派来的人。

皇上见匈奴单于阴阳两面，怒不可遏地在朝堂上对着群臣再次发威：“匈奴单于，蛮夷之辈，想对我大汉玩奸耍计，我皇皇汉朝，堂堂汉血男儿，怎容得蛮夷欺瞒！”

朝堂之下，群臣们齐声高呼：“为了大汉的尊严，出兵痛击匈奴！”



大汉朝堂上上下下，一心要打败匈奴的热血在每个汉朝男儿的胸中激荡，似要拔山撼海一般。

匈奴单于且鞮侯凭着独特的嗅觉及在汉朝安插的内线刺探得到消息，汉皇帝对自己明一手暗一手的做法非常恼火，欲再次发兵，以扫平匈奴荒漠之势对匈奴地域实行横刀而过的打击。且鞮侯立刻派出一队出使汉朝的人马，带着大批牛羊等厚礼来到中原求和，并随匈奴使者放回了之前扣留的汉朝使节。

尽管皇上对且鞮侯一阵黑一阵红的做派很是反感，但见匈奴放归了大汉使者，还是以礼尚往来之仪，派使节带厚礼出使匈奴，并要放回扣留的匈奴使者。

.....

想着大汉和皇上目下面临的境况，苏武面对着朗朗天空不由得仰天长叹。春天的阳光像喜悦的鸟儿一样，展开双翅，飞落到他的肩上，飞落在他那只有黄土地才能够养育出的关中汉子于倔强中又透逸出一股豪气的四方脸上。

“愿上天保佑我大汉江山永不受侵扰，代代兴旺昌盛！”

“爹，您在跟谁说话？”小儿子苏元从房屋里出来，跑到了苏武的面前，仰着小脸问。

还没等苏武回答，小儿子又抢着说：“爹，我长大了，也要做一名像你所讲的忠义志士！”

苏武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一把抱起儿子，在儿子的小脸蛋上猛亲了一口，说道：“好，不愧是我苏武的儿子！”

父子二人一粗一细的话语，在纯净的蓝天下，在安宁的庭院里，久久萦回。

两个女儿也一前一后地从房屋内跑了过来，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绕着苏武的身躯跑来追去，满院落滚动起女孩儿玩耍嬉闹的欢快之声。

这时，一队人马由左边的路上过来，腾起一卷卷的灰土。到了苏武家门前，宫士一声长喊：“圣旨到——”声音响彻了天宇。

苏武忙偕年轻的夫人及子女们，一甩宽大的袖笼，掸去身上的灰尘，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苍苍天穹，茫茫大地，一卷黄锦绫圣旨在苏武的眼前熠熠生辉。绫卷圣旨，它就是苏武心中最为神圣的令旨——它不仅是大汉的骄傲和威严，更是指点江山的圣物。

行云将自己的梦想交给了蓝天，苏武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圣旨上。他以百倍虔诚之情，等待着传旨人手中符节甩动，绫卷在他的头顶展开的最为庄严的那一刻。

喳喳喳，一串珍珠落玉盘样的喜鹊鸣叫，从屋子偏旁一棵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柳树上滴落下来，并且带着某种天意，带着春天特有的植物生长和太阳的气息，给这庭院洒落下阵阵欢喜。

锦绫圣旨一展开，宣读圣旨的人声调尖细得像针尖扎在春天的脊背上。但这种怪腔调，在苏武听来，很是不同凡响，犹如天之遣命一般，令他心生敬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中郎将苏武为和番正使，张胜为副使，持旌节率使臣常惠等人马，携带财物和被扣留的匈奴使节，出使大漠匈奴。择吉日授节启程，不得有误。钦此——”

宫士宣旨时，拉得又长又细的声调，在庭院内外飘拂。

“苏武接旨！”

“臣苏武遵旨！谢皇上隆恩！”

苏武接了圣旨，虔诚地举过头顶，直到传旨人马离去行远，他这才叫起了年轻的夫人和子女们。

呱呱呱，乌鸦从庭院上头掠飞而过，丢下阵阵怪鸣，苏武一家人瞬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整个院落弥漫起难以言说的郁闷之气。

夫人一边忙着为苏武拾掇出远门该准备的衣物之类，一边却不由得暗自流起了眼泪。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听到夫君将带着大汉的重任出使匈奴时，年轻的女人就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空落感箍扎了起来，且越箍越紧，让她几乎无法承受。对于苏武的这次远行，她的内心起了从未有过的惶惑，一下子挖空了她一生一世的守望。

内心的难过不时地袭击着女人，她每收拾好一件夫君远行需用的物品，就会有种无形的东西在她体内敲打，击得她惶恐不安起来，像被人偷走了心思一般，大脑陷进一片空白之中。泪水不由得如断线的珠子，不停地往外滴



落,以致让她无法抑制。

温馨的阳光从门道、窗棂间照进来,在屋里的地上晕染出一坨又一坨橘红色的光,荧荧的,仿佛鸟儿的羽毛片,欲飞还休的样子。阳光把野外花草泥土从沉睡中醒来时带着的特有的腥气夹杂着香气一股脑儿地投到了房屋里,使人恍若进入到另一个崭新又陈旧的世界中。

苏武在左面的偏房里忙着收拾木匣,不一会儿,他隐隐听见卧房内传来夫人轻微的啜泣声。起初,苏武并没太在意,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是,没过一会儿,随着阳光在屋内地面上渐渐隐去,光阴也结束了它一天当中懒散的踱步,那边房里的抽泣声一点一点在加重,且不断地放大的起来,由刚才的尽量压抑一下子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哭泣。苏武忙放下手中的活路,出了这厢屋门,拐了个小弯,走进了夫人忙碌着的卧房。

妻子正抖着双肩,已经哭得红了鼻子,湿了脸颊。看见进屋的苏武,更加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突如开闸的洪水,放长声大哭了起来。

苏武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一切。他轻声笑了,上前一面为夫人轻拭泪水,一面说:“瞧瞧,你的夫君是受皇命执行任务去,又不是让断头,有啥难过的呢?”

年轻的女人泪眼迷蒙地望着夫君的脸,带着哭腔回应道:“俺也不知道怎的,自从听到圣上要夫君带队出使匈奴的消息,心里就慌得难受……”

时间从人的思绪间穿过,它赶着土里的萌芽快快生长,也催着太阳忙活地在尘世走一遭,同时,又生发着人世的生离死别……鸟儿归巢了,丝丝春风梳理着树杈上的窝,摇一摇,晃一晃,将白天活动的生命轨迹摇进了甜蜜的梦中,将又一个夜晚的星辰唤醒了过来。

天一黑下来,夜空就蓝得犹如玻璃罩,把星星也染蓝了,就连小风也似乎浸透了天的蓝光,一绺一绺地吹。吹在城外的田野里,禾苗噌噌地拔节;吹进城里人家的庭院,心境也变得蓝莹莹一片。油灯火苗在打闪,映照着床上儿女们甜美稚嫩的小脸,一个个像玩累了猫一样,香香地做着好梦。苏武最后爱怜地对夫人说:“你劳累大半天了,也早点歇息吧。该给你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安安稳稳地睡吧!”

夫人躺下了,苏武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地望着夜色下的顶棚,好像在那一片黑暗之中隐藏着无穷尽的秘密,让他无法解释清楚。一种莫

名的感觉袭上心头，让他的睡眠逃得无影无踪。虽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在脑部迷蒙，但苏武始终在内心深处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此次出使匈奴，肩上的重担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比之前哪一次任务都重大。

“出使漠北为和番，为两地百姓不再遭受战争的苦难，不再受到刀兵的伤害……”黑暗中，苏武暗暗为自己鼓劲加油。

屋外的猫突然乖戾地嘶鸣起来，这声响，在静悄的夜里，显得格外古怪离奇。苏武知道，猫在怀春，也在抓紧春天的好时辰，求偶觅佳音。而人，除了跟着季节点瓜种豆、抢时抢收外，还要选择最佳时候，与邻国谈国事，议和平。

夜鸟呢喃着春的信息，时辰在苍茫的夜色里送走又迎来。屋子里的灯火忽忽闪闪，苏武独坐灯前，望一眼熟睡中的夫人和儿女们，在家人均匀的呼吸声中，怅然地写下了一首《留别妻》：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一首词曲浸满了将要离别亲人的万般柔情，渗透在对时光的每一秒的珍重里。

打鸣的雄鸡一声长长的呼叫，咯咯咯，又一个白昼就这样带着威仪君临天下了。

今天是个春光朗照的吉祥日子。

大汉帝国的长安城圣殿外，恢宏雄伟的建筑，彰显着一个王朝应有的气势。在林立的建筑群中央，宽阔的大广场上，文武百官齐聚一起，气氛甚是庄重肃然。外围的众乡亲，嘁嘁喳喳地谈说着。

“说是皇上要亲自为出使匈奴的官员授旌节呢。”

“好像是派一个叫苏武的人带队的。”



.....

就在众百姓谈论间,忽然,一阵响彻云天的鼓乐声鸣起,接着,刘彻在宫女和宫士的簇拥下,来到了殿前广场的高台之上。

恢宏雄伟的气势,感染了第一缕阳光,当太阳刚从东方升起时,就给这宏大壮阔的场面披上了一层明媚的光纱。

大殿前的广场上,顿时响起百官的山呼声:“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彻宽宏的声音在大广场上久久回荡不息。

“众爱卿平身!”

如同神灵下凡,广场内外的官宦庶民皆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等待着神的恩赐一般,静候着,不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刘彻一挥宽大的龙袍袖,仿佛这一挥,就将整个世界都装进了龙袖。他用炯炯目光扫视着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扫视着外围的老百姓,以横贯天地的气魄颁布旨令:

“春光丽日现美景,朕特选今天为吉日,给苏正使壮行。来呀,将龙头旌节呈上来!”

百官肃立,鼓乐激昂。刘彻整袖,从侍者手中接过一杆长约八尺的红缨金杆的龙头使节,庄重地握在手中。

此时,新鲜明亮的阳光显得格外有活力,如同裹上了一层透明的圣灵福气,铺洒在大汉的圣殿广场上。

“中郎将苏武,恭接节杖!”宫士一声喊叫,惊得树上的鸟儿扑棱棱飞起。

苏武大步走上高台,跪下了身子。

百官肃穆静立,整个场面鸦雀无声。刘彻将手中红缨金杆的龙头使节授给了跪着的苏武。

苏武双手接过使节,恭敬有加地高举过头顶,静听圣上的授节旨令。

“一杆使节,它象征着我大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红艳艳的牛尾毛,它是壮士的胆!八尺节杆,它是忠臣英勇的魂!苏正使,拿着使节,务必时刻牢记自己身负的使命!”

刘彻说完,目光如炬注视着面前的苏武。

节杖上的牛尾毛,鲜亮红艳,与早晨的阳光融合一体,恰似火焰在猎猎